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五十二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五百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五十二

帝王部十三　好學　尊師　謙讓　恭敬　威儀　寬惠　納諫　增　御製　御筆

好學一

增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書說命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又曰惟學遜志務

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兹道積于厥躬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詩周頌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禮記曰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又曰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　列國傳曰子夏曰黄帝學乎太眞顓頊學乎録圖帝嚳

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此數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賈誼新書曰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如火夫舍先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若去日之明于廷而就火之光于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　董仲舒曰尊其所

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
在乎加之意而已　匡衡曰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
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
悖其本性者也故審六經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
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　皇極經世
書曰夫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
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于其間矣聖人之
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汚隆於其間矣號物

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之四府者乎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之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　程頤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茍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　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　朱熹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理

為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為而必為所不當為而必止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　真德秀曰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為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者脩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内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要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　又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

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而物欲不能奪矣　又曰我朝列聖盛時妙選名儒環侍經幄邇英崇政延訪從容夜直禁中不時召對夫晝訪足矣而又加以夜對何也蓋人主一心攻者甚衆惟聲與色尤易溺人晝日便朝薦紳儼列倡言正論輻輳于前則其保守也易深宮暮夜所接者非貂璫之輩即嬪御之徒紛華盛麗雜然眩目故其持養也難此夜對之益所以尤深于晝訪也歟　羅從彥曰人君讀經則師其

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經以尚書為先讀史以唐書為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為多唐書論朝廷變故最盛

明方孝儒曰古之聖王為學之道雖殊然其大要不過敬天仁民別賢否明是非數者而已　王禕曰臣聞聖不自聖學焉自資說命肇遜敏之告周頌載緝熙之辭是以廣廈細旃引文儒而共講左圖右史舍古訓其奚師　又曰經者天下之大本大法也循之為明為聖背之為昏為狂故合宮衢室以廣聽聞鳴鞀振鐸以招諫

諍士傳民謗以采風謡盂銘盤警以昭炯鑒東學西學南學北學以諏善道長德智蓋無人非學無學非經也

好學二

增六韜曰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黄帝顓帝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欲問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

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為戒書于席之西端于几于鑑于盥盤于楹于杖于帶于履屨于觴豆于户牖于劒弓矛為銘焉　大學衍義曰漢髙帝初定天下大中大夫陸賈時時前稱説詩書帝曰乃公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因著新語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又曰漢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制曰朕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董仲舒對曰强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

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又曰倪寬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語可觀乃從寬授一篇　又曰漢武帝詔求能為韓嬰詩者徵蔡義上召見説詩甚悦之擢為光禄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　漢宣帝紀曰帝高才好學年十八師授詩論語孝經　漢書翟酺傳曰孝宣論六經于石渠注曰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于殿中兼平公穀同異上親臨決時更崇穀梁傳故言六經　大學衍義曰漢光武受

尚書通大義召桓榮入說甚善之每朝會輒令榮敷奏經義帝稱善帝每日視朝日昃乃罷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黄老養性之術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通鑑曰漢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　漢書曰明帝十歲通春秋　原東觀漢記曰明帝以東海王立為皇太子治尚書備師法兼通四經略舉大義博觀羣書以助術學　又曰孝和皇帝章

帝中子也上自岐嶷至于總角孝順聰明寬和仁孝帝由是深珍之以為宜承天位年四歳立為太子初治尚書遂兼覽書傳好古樂道無所不照上以五經義異書傳意殊親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朝無寵族惠澤霑濡外戚庶績內勤經藝自左右近臣皆誦詩書　增冊府元龜曰魏文帝典論曰上雅好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嘗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

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　又曰後魏文帝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授采其與旨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富有才藻好為文章詩賦銘頌在輿而作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　通鑑曰後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幾何對曰自有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王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通鑑

曰陳高祖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綿侯孤虛遁甲之術 又曰唐太宗身屬櫜鞬風纚露沐然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閒則與討論古今未嘗少怠 又曰唐太宗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此深足爲戒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不可暫無耳 又曰唐明皇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滯

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入内侍讀　又曰開元中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説為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甚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為無益于國徒為靡費欲奏罷之張説曰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帝聞之重説而薄堅　冊府元龜曰天寶四載明皇讀洪範至無偏無頗而聲不和韻因改頗為陂下詔曰典謨既作雖曰不刊文字或訛豈必相襲每讀洪範至無偏無

頗遵王之誼三復斯文並皆協韻唯頗一字實則不諧
又周易泰卦中無平不陂釋文云陂字亦有頗音陂之
與頗訓詁無别為陂則文亦會意為頗則聲不成文應
是煨燼之餘編簡墜錯傳授之際差乖相沿原始要終
須有刊革朕雖先覺兼訪諸儒僉以為然終非獨斷庶
使先儒之義去彼膏肓後學之徒正其魚魯　又曰唐
憲宗留意典墳每見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
又讀貞觀開元實録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明皇撰

開元訓誡帝遂采尚書春秋史漢等書君臣行事可為龜鑑者集成十四篇分為上下卷目曰前代君臣事迹書于屏風列之座右　又曰唐文宗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娱　通鑑曰宋太宗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祕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左侍郎李至兼祕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澹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于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　又曰宋太宗銳意文史

每讀書自巳至申方釋卷太平興國中詔李昉等撰太
平御覽一千卷又詔集太平廣記五百卷類選前代文
章為文苑英華一千卷帝日覽二卷因事有闕暇日追
補嘗云開卷有益朕不為勞也　孝經衍義曰宋真宗
咸平二年初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設直廬于祕閣更
直召對詢訪或至中夕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
孝經論語爾雅義疏　通鑑曰宋仁宗景祐元年置崇
政殿說書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賈昌朝等自

代昌朝誦説明白帝多所質問　又曰景祐二年作邇英延義二閣命蔡襄書無逸篇于屏　又曰宋仁宗慶歴四年帝御經筵因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説書趙師民上言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令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以先王遺籍為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為之世臣愚以為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耳　宋史曰高宗曰朕居禁中

自有日課夜讀尚書率二鼓而罷　山堂肆考曰宋孝宗謂講官曰進講三朝寳訓幾時終篇朕樂聞祖宗謨訓雖日盡一卷亦未為多　通鑑曰宋寧宗初即位召知潭州朱熹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先是黄裳為嘉王府翊善上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上問為誰裳以熹對彭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僕從王問為誰之説對曰

又曰宋理宗時朱熹説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説如何

又曰宋理宗時朱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

又曰宋理宗時召經筵無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又曰元武宗時中書右丞孛羅帖木兒以國字譯孝經進帝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逹于庶民皆當由是以行其命中書省刻版摹印諸王以下皆賜之

又曰元仁宗讀貞觀政要諭侍臣曰此書有益于國家其譯以國

語刊行又有進大學衍義者令王約等節而譯之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　又曰元仁宗以資治通鑑載前代興亡治亂命集賢院官譯寫以進　又曰明太祖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祕府以資觀覽因謂侍臣詹同等曰吾每于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又曰明太祖初新殿成制皆樸素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

學衍義于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子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于丹青乎　名山藏曰明成祖語侍讀胡廣等曰朕曩守藩暇好觀易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又曰成祖顧侍臣曰朕愛孔子飽食終日之言宮中恒觀書爾等盛年切莫自逸禹惜寸陰何可不勉

好學三

增乙夜　唐太宗乙夜觀書　荆州記

酉山　曰小酉山石穴中有書千卷　東壁

西崑 右文 稽古 精一 緝熙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詩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時敏 日新書經曰惟學遜志務時敏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禮園 書圃相如上林賦曰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

畫八卦 惜寸陰上伏羲下禹 終始典學 陟降紹聞上書經下詩經 虎觀石渠 邇英崇政俱詳好學二 訪道崆峒 探書宛委莊子黃帝訪道于崆峒宛委禹穴中藏書之山 采玉水濵

刻經石壁漢書曰揵為郡得古玉磬劉向說上宜興辟雍陳禮樂　又曰漢靈帝熹平中命蔡邕正五經以篆隷書之立碑太學 芸編之檢 玉軸珠囊 銅鶴凝香

銀鏤作案　麗正之藏　奎章之祕唐置麗正書院宋置奎章閣

陸子一編　韓王半部漢陸賈奏新語詳好學二宋史趙普謂太宗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羣玉之峯　天祿之閣穆天子傳曰天子西登崑崙至羣玉之峯上帝之冊府前漢書曰劉向校書天祿閣有老人植青藜杖叩閣而進

朝乾夕惕易　日就月將詩　勝怠勝欲　制事制心上出丹書詳好學二商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學于甘盤　訪于箕子尚書曰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洪範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表章六籍　備論五經班固曰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籍漢書曰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

經異同于石渠閣

倪寬授書　桓榮設几上漢武帝事詳好學二　漢書曰明帝為太子時師事博士桓榮及即位尊以師禮乘與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天子親自執業

銳情經術　留意典墳上唐太宗憲宗俱詳好學二　下唐

刺作王制　詔藏孝經漢王吉上疏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　唐太宗詔天下家藏孝經

炎暑忘疲　風雨不易上宋仁宗語詳好學二　宋史臣贊神宗曰上聰明英睿聖學高遠每論經史多出人意表間日一御經筵邇英講讀風雨不易禁中觀書或至于夜分

龍圖閣書　邇英論詩山堂肆考曰宋真宗景德二年幸龍圖閣閱太宗御書又觀諸閣圖書曰朕退朝之暇無所用心惟此圖書自娛耳　宋仁宗慶歷五年幸邇英閣講詩匪風篇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鬵帝曰

老子謂治國如烹小鮮與此同否丁度對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

樂此不疲　開卷有益上漢光武太宗俱詳好學二下宋

篤好文籍　表章理學宋鑑曰太宗于文籍尤所篤好理宗表章理學使濂洛考亭之道大明于天下

質問經義通鑑胡新安曰宋等更侍講說質問經義宋仁宗謂王曾曰兩漢書文辭温雅唐書終不及也曾退相謂曰上閱經史見前代述作之體且善評定自昔好文之主未嘗留意及此

善評文體山堂肆考曰宋真宗幼尚文雅專以講學屬詞為樂及即位召邢昺孫奭

進德修業　尊聞行知上出易經下出董仲舒策俱詳好學一

丹函翠縕　緗帙縹囊　千聖寳章　九流祕籍俱出晏殊謝觀書表

待詔金馬門　會講白虎

覲王襃傳曰漢宣帝講論六藝羣書名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襃等待詔金馬門　下漢宣帝事詳好學二

延鴻筆之士　闢詞林之館册府元龜文學序　講大學衍義　進通鑑綱目通鑑曰宋理宗端平元年詔真德秀進講大學衍義　下詳好學二宋理宗　政畢即御經筵　朝退惟看文字山堂肆考曰宋英宗聽政畢不俟進食即御經筵　哲宗時起居舍人王巖叟因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何以消日帝曰惟看文字　惟好堯舜周孔之道　不為語言文字之學唐太宗語詳好學二　朱熹曰太祖不為言語文字之學而方寸之地直與堯舜合也　聚書廣聞見　讀書鑑廢興山堂肆考曰宋太祖初為周將時從周世宗平淮有譖之曰趙匡胤私有重車數乘世宗

令引入西開之惟書數千卷世宗異之曰卿方為將帥當堅甲利兵用書何為馮太祖曰無奇謀上贊聖德所以聚書者欲廣聞見增智慮也　宋太宗謂宋琪曰朕性喜讀書每見前代廢興以為鑒戒　學于古訓乃有獲　監于成憲永無愆俱書經　王昭素講乾卦　崔頤正說禹謨通鑑曰宋太祖命王昭素講易乾卦又曰宋真宗命崔頤正講大禹謨　啓巖洞之僊華　簡金縢之碧篆　啓發篇章校理祕文西郊賦

好學四

原博學篤志通於神明衡波　行辟雍之間禮　入小學

通孝經章句東觀 學於老龍吉莊子 受詩于仲翁漢書

長大好學帝王世紀 長大勤學魏文帝典論 喜古學東觀 明

古學帝王世紀 好古學道東觀 好古博聞續漢書 耽於典

藝東觀 垂思典藝漢書 服膺文藝虞預晉書 壯大好儒漢書

好學明經魏武帝集 垂意經學東觀 備歷五經魏文帝典論

兼通四經東觀 表章六經漢書 博綜六經好黄老晉中

興書 備歷諸子典論 博覽羣書魏文集 周覽古今東觀

考合古今桓子新論 博學多識列子 御講堂東觀 幸太學

魏志

講論文藝漢書 正坐自講 稽合圖讖東觀 手不舍書魏志武帝 甲夜讀書丙夜講經東觀 永夜思經傳魏志武帝 集談士世説 延儒林崔駰 左右誦書東觀 求天下遺書漢武 遊六藝之圃司馬相如 外有太史之藏内有祕書之府劉歆七略 增能自得師書經 求多聞書説命 高明光大詳好學一董仲舒 彊勉董仲舒曰强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 廣廈細旃漢王吉疏曰廣厦之中細旃之上明師在前勸講在後 三餘靡失任昉策秀才文注曰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雨者晴之餘 問道廣成黄帝出莊子 受學録圖

顓頊出史記 憲章六學漢武帝 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漢宣帝出白虎奏議 金華說書王海曰漢成帝時名鄭寬中張禹朝夕說尚書論語于金華殿中 息馬論道投戈講藝光武事出樊準疏 遊意經藝東漢樊準曰孝明垂情古典遊意經藝 羽林並通孝經樊準曰孝明時期門羽林之士通孝經 授經禁中漢順帝時劉馬以太傅入授經禁中 鴻都待制通鑑曰漢靈帝好文學引諸生能文者待制鴻都門下 秋夏讀書魏武帝 夜讀周禮唐太宗 親注孝經唐明皇出冊府元龜 置集賢院唐百官志曰明皇置集賢院選耆儒日一人侍讀以質史籍疑義 深言經學冊府元龜曰唐文宗每對宰臣未嘗不深言經學 學

如鑿井 冊府元龜曰唐文宗時李石奏施士匄春秋堪讀帝曰朕嘗覽之穿鑿之學耳學者如鑿井然得美水則已何必傍求然後為有得也

圖寫尚書於太液亭 冊府元龜曰唐文宗纂集尚書中君臣事跡命工圖寫於太液亭中

書貞觀政要於屏風 通鑑唐宣宗書貞觀政要于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

開益智思 通鑑後唐明宗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士講經義開益人智思

手不釋卷 通鑑宋太祖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

武臣盡令讀書 宋太祖謂侍臣曰朕欲武臣盡令讀書以知為治之道

有國龜鑑 宋寶訓曰真宗景德四年上謂王旦曰經史之文有國之龜鑑保邦治民之要盡在是矣

圖書自娛 宋真宗曰朕退朝之暇無所用心惟以此圖書自娛耳

雙日經筵隻

日講讀宋仁宗　禁中自有日課宋高宗詳好學二　學勿致迂

明太祖冊皇太子文　嗜學無厭明仁宗

好學五

增䟽漢樊準勸興儒學䟽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

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宫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讌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政化詳覽羣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

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諓之辭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踈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岩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宫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復召

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增箴宋趙師民勸講箴曰若帝之玄於稽古先將以其道格于皇天格天如何謹徽舊典惟聖時憲乃克盡善在帝宅中亮章溫雅將以其文化成天下化成如何順考正道席上之珍兹惟國寶天下有帝體元𦙍制非先聖之舊章不足以秉同文而執司契日中為市以𡘋四方非先聖之遺法不足以舉大義而正國常帝度其身

郁郁乎文彰禮施樂以副皇墳帝出其言穆穆厥聲含
仁吐義式諧羣情自天降祥我民既康不覩于經懼先
猷之寖忘四彝放命有嚴誓令不觀於經慮大功之未
定無以方隅之多事而謂經籍之宜怠虞舜征苗誕敷
文德無謂宸居之至尊而忽右文之為貴岐昌造周天
經地緯無以陳久之可替乃謂迂濶而難行先哲之言
雖無老成無譏鄙生之寠陋而略愚儒之淺昧先師之
談不以人廢無以世治之或殊而謂陳言之可侮商弼

之談事不師古無玩歲月之其除而謂寸陰之已速周王之戒維日不足有以見世主之御圖或萬機紛然不酌于古道則風紀有時而弗宣有以見人君之居極或百度差忒不斷於古義則權制有時而弗克昔令王之經世必去害而稱利明主觀其書可以效財成于萬事昔賢臣之事君有謀猷而必陳明主觀其書可以示軌度于羣倫正朝之上法宫之中非賛襄雅奥不足以興嗜慾于清躬神靈之游光明之處非啟廸深厚不足以

立正事于古語是故可以上文可以立武可以奉天地可以為宗主匪止玩其辭而釋其詁可以觀道可以持身可以對萬物可以臨兆人不止明其舊而知其新靖恭乙夜總覽羣書夫聖人之至德何以加乎從容晏朝紬繹微言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此臣初聞始元之間儒風寖還待問之臣賜以清閒臣復觀承平之烈經術未銷羣儒議前稱制以洎李唐之稱賢君挺生貞觀初治開元既平東辟羣山儒宗畢卿侍從之臣官有佳名

在我太祖神武披攘親駕辟廱真儒有先有赫太宗文武並運經臣師師以承帝問於穆真皇講求多藝以其人文發為盛際陛下即位纂承天祿肇開二閣以延儒服西臨邇英北啟延義瞻仰皇明彌綸聖智成天下之務昔游焉而穆清陳天下之謨須於茲而講肆帝坐甚明天章不祕顧以議道願以求治下臣執經敢告中侍

增表宋晏殊請宮中視學表曰伏奉聖旨以時暑暫住講書至秋涼仍舊者運當文治日視講筵以炎暑之盛

隆遂紫宸之游息載頒明旨允合舊章伏惟皇帝陛下
膺運挺生代天化育御承光之法座臨照九圍奉長樂
之慈顏緝熙萬務緬懷三聖撫愛兆民知王業之艱難
識帝模之宏遠於是順稽古道崇尚素風命冊府之儒
臣敞金華之經席包周眾説既析于篇題齊魯善言彌
勤于聽覽屬南薰之届候𢡟會弁之增勞暫錫假寧聿
昭恩遇臣等退惟鄙質幸此親逢敢忘瞽瞍之言仰效
涓毫之助切以四方無事百度允釐宮禁之間穆清多

豫伏願重漢皇之六學惜夏禹之寸陰時習所聞愈精
大義閒揮仙翰式就神功彰睿德之日新廣鴻猷之天
賦如此則宗祊景福賛明主之保邦彛夏仰瞻識大朝
之垂教
增序唐高士廉文思博要序曰大矣哉文籍之盛也範
圍天地幽賛鬼神用之邦國則百官以乂用之鄉人則
萬姓以察非松喬而對振古墐戶牖而覿遐方故先王
以之建極聖人以之設教師範百代彌綸四海是以刊

之金石與天壤而相獘書之竹素與日月而俱懸者莫
尚于此爰自卦啓龍圖文成鳥策墳典開其緒丘索道
其流虞夏之書猶旭日之始旦殷商之誥若霞蔚之為
山及曲阜佐周攝政踐阼而又闕里自衛將聖多能損
益禮樂極乎天而蟠乎地祖述堯舜繫星辰而振河海
郁郁焉鼓王風于九合誾誾焉闢儒門于百代既而雅
道雖廢學者未衰挾冊如林遂偶縱横之運懷經成市
俄屬坑儒之災下土怨咨上天廻睠咸樂基命懸賞而

崇儒術曹馬御紀疏爵而啓膠庠人拾青紫家握鉛素求古文於孔辟專門者重闡收竹書於汲冢異說者無遺逮乎有隋失御羣凶競逐辟雍蔓於荆棘延閣殫于煨燼孟堅九流與川瀆而俱竭弘度四部隨岳斅而分崩淹中許下博古洽聞之生盡殄散矣蘭臺藏室金簡玉匱之文咸殘逸矣皇帝仰膺靈命俯叶萌心智周乾坤之表道濟宇宙之外操參伐而清天步横崑海而紐地維橐弓矢于靈臺執贄者萬國張禮樂于太室受職

者百神蒼旻降祥黔黎禔福置成均之職劉董與馬鄭風馳開崇文之館揚班與潘江霧集搢紳先生聚蠹簡於內輶軒使者采遺篆于外刋正紛其朱紫繕寫埒于丘山外史所未錄既盈太常之藏中經所不載盛積祕室之府比夫軒皇宛委穆滿羽陵炎漢之廣內有晉之祕閣何異乎牛宮之水爭浮天于谷王蟻垤之林競拂日于若木也帝聽朝之暇屬意斯文精義窮神微言探賾紆樓船于學海獲十城之珍駐羽蓋于翰林搴三珠

之實以為觀書貴要則十家並馳觀要貴博則七畧殊致自非總質文而分其流混古今而同其轍則萬物雖衆可以同類千里雖遥可以同聲然則魏之皇覽登巨川之濫觴梁之徧畧標崇山之增構嵗月兹多論次逾廣類苑耕録齊王軼而並馳要畧御覽揚金鑣而繼路雖草創之指義在廡也而編録之内猶多遺闕並未能絶雲而負蒼天杜罻羅之用漱水而縱溟海息鈎餌之心帝乃親縈聖情曲留玄覽垂權衡以正其失定準繩

以矯其違頓天網于蓬萊綱目是舉馳雲車于策府轍跡可尋述作之義坦然筆削之規大備尚書右僕射申國公士亷等箴緗素則一字必包舉殘缺則片言靡棄同茲萬頃滕埒自分譬彼百川派流無壅討論歷載琢磨云畢勒成一家名文思博要義出六經事兼百氏究帝王之則極聖賢之訓天地之道備矣人神之際在焉昭昭若日月代明于下土離離若星辰錯行于躔次斯固墳索之苑囿文章之江海也是為國者尚其道德為

家者尚其變通足以仰觀千古同羲文之爻象俯觀百王軼姬孔之禮樂豈止刻石漢京懸金秦市比丘明之作傳侔子長之著書而已哉

增賦唐李程漢章帝白虎殿觀諸儒講五經賦曰漢章帝以文教式孚象德崇儒倣石渠徵校文之所配白虎集青衿之徒于是發明詔下皇都宏辨者憤憤悱悱博議者雲萃風趨所以贊揚政理探討典謨爾其高觀洞開鴻儒四會擅古今之美為皇王之最八索九丘之籍

理析異同三墳五典之書義分小大舉兩端而擬議與百代而沙汰寔鉤深而索隱况致遠而情高信積學而無倦豈待問而有勞談柄乍揮振冠蓋之岌岌詞源忽注瀉江海之滔滔

增詩明魏觀大本堂詩曰翠葆葳蕤九鳳旗東華遥望立多時都堂啓事貂蟬集率衛輪班虎豹馳月繞珠簾陛講席花迎金輅肅朝儀六王炳炳前星後珠緯聯輝上玉墀　黄佐奉命充經筵講官詩曰春風環珮集羣

仙回首瀛洲二十年院柳緑垂鸞駕外宫花紅入鳳池邊曉承綸綍閑經幄夕佩蘭英拱御筵青瑣赤墀聊復爾璇題珍館故依然三階瑞氣蹕黄道六籍榮光出翠川祖武直從高帝始人文還羡孝皇前座臨北斗雲堯酒簾捲南薫協舜絃長樂賜來霞錦豔上林擎出露桃鮮賡歌正值光華旦下拜同瞻咫尺天遥望帝城珠樹裏金華凉月夜娟娟

于慎行經筵進講詩曰延英别殿倚平臺問道恭承步輦來講席平依丹地轉經函近

對御筵開凝旒晬穆閶天語委佩從容列上台聖學方隆恩禮茂儒臣長比奉康哉 楊愼經筵紀事詩曰經帷當日表講殿直天中鵷鷺隨多士貂蟬列上公墀毅分噦噦櫺影辨瞳瞳湛露晞蘭省卿雲爛桂宮蟻浮仙酒綠鶴翥錫袍紅晉畫延三接堯旻達四聰衣香芬玉藻履跡印璇穹覲易三陽泰陳詩萬國同寵高梁授簡恩邁漢臨雍奎聚占乾象研書識帝鴻羽陵無蝕蠹玄閣謝琱蟲瑩德同金礪溫規借玉攻扆瞻休氣近鐘叩

德音隆眷怏叨從事簪裾優在躬涓塵何補助海岳自深崇敢詫桓榮力還歌吉甫風

尊師一

增王海曰神農師悉諸黄帝師大撓顓帝師伯夷受學於録圖高辛師伯招堯師子州支學君疇舜師許由學務成招禹師大成摯學西王國湯師威子伯學於伊尹高宗學甘盤文王師太公望學子期武王問丹書於尚父訪洪範於箕子學號叔成王師周公學有緝熙于光

明　莊子曰黄帝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故往見之

冊府元龜曰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黄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歟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王齋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壇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

又曰成帝為太子時從張禹授經後張禹老病乞骸骨帝加優再三乃聽許賜安車駟馬黄金百斤罷就第

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盡封四百户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十萬雖家居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帝親拜禹牀下　大學衍義曰漢明帝為太子時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及即位尊以師禮乘輿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大官供具賜之後三雍成拜榮為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

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下説諮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内侯　冊府元龜曰漢明帝時桓榮每疾病帝輙遣使者存問大官大醫相望于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劒衣被良久乃去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餘門徒多至公卿　又曰初明

帝為太子時從包咸受論語及即位每進見賜以几杖入朝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輙遣小黄門就舍即問帝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束帛奉禄增于卿及病篤帝親臨視　通鑑曰漢章帝為太子時受學于張酺元和二年東巡酺為東郡太守帝幸東都引酺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　冊府元龜曰晉明帝即位以東宮時師傅尤宜盡敬乃下詔曰孔子有云雖天子必

有尊也朕將祗奉先師之禮以諮有德太宰西陽王名羕秩尊望重在貴思降丞相武昌公王歆司空即丘子王導體道高邈勳德兼備先帝執友朕之師傅太常安陽侯訓保朕躬忠肅誠篤夫宗親尊賢先帝所重朕見四君及書䟽儀體一如東宮故事　大學衍義曰唐明皇命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每至閤門令乘肩輿以進或在別館道遠聽于宮中乘馬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冊府元龜曰唐德宗居春宮張涉為侍讀及即位之夕

名涉入宫庶政大小皆咨之恩禮甚隆多所弘益　通鑑曰周太祖謁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

元史庫庫曰世祖命裕宗學于贊善王恂令祕書所藏裕宗倣書當時御筆于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師若此

尊師二

原能自得師者王書　尊師重道　承師問道漢書　好

學尊師東觀 天遺六韜 天受師書 學于老聃莊子 師于風后春秋內事 師事子威東觀 拜于牀下桓榮 增號褒成君冊府元龜曰漢元帝為太子時孔霸以大中大夫授皇太子經及即位徵霸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 賜安車駟馬漢成帝事詳尊師一 孔師金友冊府元龜曰漢平帝選署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為孔氏師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為金氏友 天子執業漢明帝事 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漢明帝 備弟子之儀漢章帝 閣門乘肩輿宮中乘馬唐明皇事俱詳尊師一

謙讓一

塙後漢書曰光武建武七年詔上書者不得言聖　東觀漢紀曰中元元年京師醴泉湧出飲之者痼疾皆愈又有赤草生于水崖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言地祇靈應朱草萌生陛下情存損抑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沒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嘗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宣故史官罕得記焉　冊府元龜曰明帝永平十五年案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馬后見而言曰諸子食數縣于制不已儉乎帝曰我

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千萬足矣　又曰晉宣帝嘗戒子弟曰盛滿者道家之所忌四時猶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損之又損庶可以免乎　又曰後魏孝文時北海王詳慶賀平沔北帝曰朕以畿南未清神麾暫動沔北數城並皆柔服此乃將士之效非朕之功又帝有事于方澤帝曰昨日方澤殊自大暑天雲陰密行人差得無弊咸陽王禧對曰陛下德感天地故靈物凝彩雖復雨師灑道風伯清塵豈過于此帝曰伊洛南面之

中此乃天地絪緼陰陽風雨之所交會自然之應非寡德所能致此　又曰唐高祖初即位每自稱名與貴臣同榻而坐劉文静諫曰昔晉元帝嘗與朝臣共坐王導奏曰太陽俯同萬物欲使蒼生將何仰照今至尊自屈羣下何以自安帝曰昔漢光武與嚴子陵同卧乃至加足于帝腹諸公並舊齒名賢平生親友今雖應天受命而夙昔之志何可忘之達榻同餐適盡歡愛公宜勿謙也　又曰太宗貞觀六年祕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

論手詔答曰卿所論太高但朕甚寡薄恐有識者窺卿為後人所笑卿睹朕之始未見朕之終宜付祕書若朕能慎終如初則可為也如違此道不用後代笑卿焉

唐鑑曰太宗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帝王内藴神明外當玄默若位居尊極炫燿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矣　又曰代宗為廣平王天下兵馬元帥受命東討將行百僚拜送于朝

堂帝答拜既出當闕不乗馬步出木馬門而後登車觀者美之　又曰周太祖初踐阼志懷謙抑藩岳老臣多不稱名與鄆州高行周詔即呼齊王行周上表稱讓

又曰周世宗顯德二年賜宰臣樞密使侍衛諸將以下食于萬歲殿帝曰兩日以來至甚寒冱朕于宫闈之中食珍羞之膳但以無功及民何以仰答天貺雖躬親庶政日覽萬機亦恐無以勝任當須手執耒耜與民同力不然親當矢石為人除害少可自安耳又曰朕不為賜

卿等食因事與言實自責也　又曰世宗顯德三年帝謂侍臣曰昨觀有司進呈取定本年正旦御殿衣冠鎮圭覽之不覺驚懼且恩信未及于天下德澤未洽于兆民何以堪此盛事宰臣奏曰陛下兢慎如此何慮恩德不及遠人哉　孝經衍義曰宋英宗初辭皇子奏十餘上不允始就名戒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

謙讓二

原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以貴下賤　謙謙君子卑

以自牧　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並易　謙受益　神農治天下不以智自貴　放桀南巢唯有慙德書　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　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書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論語　尚賴匡救之德　未及師保之訓並書　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不聽敬止日就月將於乎悠哉朕未有艾並詩　於乎一人不盈于德　歸福朕甚媿　見鄉人便慙　汙七十二代　屈己之明虛靜自慎牽心成諒　仁順謙懿允恭克讓　讓德于

天　辭為天子退為匹夫　堯讓許由　舜讓善卷　禹讓稷契　湯讓務光　舜避丹朱　禹讓商均　湯讓三千諸侯　武王讓岐封　南鄉讓者再　乃呼私奴命駕返國晉中宗　增特執撝降冊府元龜曰唐高祖見舊所愛故人特執撝降　不矜不伐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老子　侯王稱孤寡不穀戰國策顏蠋曰侯王稱孤寡不穀豈非下人而貴士歟　朕之不敢不能遠德漢武帝賢良詔　抑過稱虛譽漢明帝永平六年詔曰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

而不省示不為諂子嗤也

自稱德薄漢和帝時前後符瑞八十一帝自稱德薄故皆抑而不宣

焚九尾狐後周武帝建德六年鄭州献九尾狐皮肉銷盡骨體猶具帝曰瑞應之來必昭有德今無其時恐非實錄乃命焚之

帝自稱名唐高祖詳謙讓一

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終軍白麟奇木對

恭敬一

增淮南子曰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躓于山而躓于垤

王通曰古之賢王敬慎所未見竦懼所未聞刻于盤盂勒于几杖若有常念動無過事

朱熹封

事曰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于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于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　魏了翁上理宗疏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如履虎尾如蹈春冰如痌瘝

乃身是故師氏司朝僕臣正位太史奉諱工師誦詩御瞽幾散巫史後先卜筮左右人主無一時可縱弛也虞賓在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庭殷士在朝讐民在甸夷隸在門人主無一事不戒懼也蟲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夕而糾虔天刑日入而潔奉粢盛然後即安人主無一刻可暇逸也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女史授環彤管記過人主無一息可肆欲也夫以貴為天子而自朝昃兢兢業業居

內之曰少居外之時多葢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　元許衡曰凡人之情敬慎于憂危惰慢于暇豫惟聖人不如此堯舜只兢兢業業無已時憂危暇豫處之如一一日二日萬幾何得惰慢

恭敬二

增意林曰武王問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太公曰黃帝在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故金人三緘其口慎言語也堯居民上振振如臨深淵舜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居

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居民上翼翼恐不敢息 漢徐幹曰唐堯之帝允恭克敬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祇畏而造彼區夏易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 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為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為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為仁焉 真德秀曰文王之在宮中則雝雝然而和在宗廟則肅肅然而敬從容中道如此然持守之功未嘗斯須廢也故其所處雖非顯明之地

常若天地神明之在其上也父母師保之在其前也雖未嘗有厭倦之心而嚴于自保常恐宴安怠惰之私萌于中邪僻嫚易之風設于内也斯其所以為純一不已歟　又曰昔周之成王盛年嗣位周公為書以戒王其言殷王中宗享國之久本于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至論高宗祖甲及周文王所以享國者大抵亦然蓋百聖相傳同此一敬曰嚴恭曰寅畏曰祇慎無非敬也敬與逸豫相為消長三宗文王之所以能

無豫者以其敬也周公欲王視以為法而日勉焉上敬天下敬民則遊田不敢盤酒德不敢飲培養厚而根本強持守嚴而心志定是固輯福之源曼壽之基也　唐太宗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

通鑑宋孝宗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為兩圖以便觀

覽名曰敬天圖　名山藏曰明太祖謂侍臣曰驕凶德也田子方所論朕謂不然君子以恭敬為本

恭敬三

原惟王之共　嚴恭寅畏　接下思恭　小心翼翼畏天愛民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見五耦而式過十室而下詳帝德篇　天子適諸侯必謁其祖廟　增聖敬日躋商頌　上帝是祗商頌　敬勝怠者吉太公丹書　敬者萬世太公丹書　慎戒必恭恭則壽武王

帶銘敬以先時武王牖銘執競詩經執競武王無競維烈欽崇天道書經肅雍永享漢書倪寬語謂既敬且和則常為天所享也夙夜敬止詩經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詩經

威儀一

增漢書匡衡曰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悅享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遵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

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唐鑑曰
唐主使李密迎秦王世民于豳州密自恃智勇功名見
上猶有傲色及見秦王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真英
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　又曰唐宣宗臨朝接對
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
事威儀不可仰視奏事畢復怡然曰可以閒語矣令狐
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
不汗霑衣也

威儀二

原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穆穆皇皇宜君宜王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詩經　正位凝命易經　臨朝淵嘿尊嚴若神　矜嚴方厲　威而不猛　動容進止聖表有異漢章帝　容止可觀　儀刑可象　長美風姿、舉止端詳簡文帝　增顒顒卬卬如珪如璋　令儀令色詩經　賛為律身為度左準繩右規矩大禹　雍容垂拱聖主得賢臣頌　皇度　聖容華林園集詩曰恢皇度穆穆聖容　行不變玉東京賦　劉公

天人冊府元龜曰後漢光武初循河北進軍邯鄲䖍勞吏卒咸嚴甚厲衆人竊言劉公天人也　雅

有風采晉景帝

寛惠一

增荀子曰凡節奏欲陵峻也而生民欲寛節奏陵而文生民寛而安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　又曰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　冊府元龜曰臯陶稱舜之德曰御衆以寛夫宅四海之富居兆民之

上固宜恢含垢之度廓包荒之量垂旒塞纊靡極其聰明天覆地容用示于廣大然後一眚者不掩其美小過者無累其善跅弛者得盡其能悻直者咸竭其慮動舊有以自保反側以之獲安詿誤者維新狂簡者蒙宥百揆時序萬邦咸懷君子之德于斯為盛矣

寛恵二

增冊府元龜曰漢髙祖時范陽人蒯通嘗説齊王韓信背漢信不聽後天下既定信以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被

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高帝乃詔齊名蒯通通至帝欲烹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才捷足者先得焉天下匈匈爭欲為陛下所為顧力不能可彈誅耶帝乃赦之　又曰吳王濞怨望稱疾不朝使來輒繫責治之後又使人為秋請文帝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疾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惟帝與更

始于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　又曰光武時尹敏為郎中辟大司空府校圖讖敏因其缺文增之曰君無口為漢輔帝見而怪之問其故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臣不自量竊冒萬一帝深非之竟不加罪　又曰漢章帝時孔僖崔駰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事僖廢書嘆曰若是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駰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年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

景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爲善鄴房生梁郁撓和之曰如此武帝亦是狗耶僖駰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僖乃上書自訟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内史　又曰魏明帝太和二年幸長安及還雒是時謠言云國有大故從駕羣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師自卞太后羣公盡懼及帝還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將何所推　又曰晉武帝時安遠護軍郝詡

與故人書云與尚書令裴秀相知望其為益有司奏免秀官帝詔曰不能使人之不加諸我古之所難交關之事詡之罪耳豈尚書令能防乎其勿有所問　又曰後魏孝文性寛慈進食者曽以熱羮傷帝手又曽于食中得蟲並笑而恕之　又曰孝莊時温子昇為南主客郎中脩起居注曽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録尚書事將加捶撻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黜之帝曰當世才子不過數人豈能為此使相放黜乃寢其奏　又曰隋文帝

時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帝曰世略

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所逼耳因赦

摩訶　又曰唐太宗嘗辟人從兩騎幸故未央宫遇一

衛士佩刀不去車駕至惶懼待罪太宗謂之曰仗司之

失非汝之罪今若付法當死者便數人我所不忍因赦

之　又曰唐太宗時李靖破突厥送隋蕭后于京師初

有突厥降卒言中國有人潛通書啓于蕭后者至是中

書舍人楊文權請鞫之帝曰往者國家未定匈奴侵擾

愚民寡識或當思念今天下寧一反側自安既往之愆不須問也　又曰開元六年十月貝州人張希嶠上表不經詔曰詞義鄙淺有同諧笑據其不遵理度固合與罪恐後來正直其謂我何故特矜愚不寘于法　肅宗至德二年元帥廣平王將收西京王當闕不乘馬管崇嗣為王都虞候先王上馬御史大夫顔眞卿彈之帝曰朕兒每出朕一一教示之其何敢失禮崇嗣老將患脚朕欲優容乃自曉諭之狀還眞卿　代宗大歷八年渤

海質子盜脩亥龍捨之詞云慕中華文物帝矜而舍之

經濟類編曰金世宗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為德然

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紀綱大壞朕甞思之惟賞罰不

濫即是寬政　通鑑曰元仁宗時晉寧民侯喜昆弟五

人並坐法當死帝歎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擇罪

輕者一人杖而出之俾養父母不絶其祀　名山藏曰

明太祖時都督僉事王庸坐事當死自訟于上前上曰

知自訟其將復為善貸之　又曰明成祖諭六科給事

中云爾等疏駮奏牘一字之誤亦皆喋喋毛疵甚矣文書委積人之精力豈無時斃自今奏内有數目日月等字錯謬者從旁改註印蓋之不必以聞或奏疏中乃至有不稱臣者上曰下豈敢慢上哉或猝遽漏書亦傍增之爾等在朕左右凡天下何弊當革何利當興當歷舉以言如此細故可略也　又曰明成祖時有犯法者當黥上曰宥之人孰不可與自新墨其身且忌其心　又曰永樂二年刑部言軍士初犯法者嘗蒙宥小人作過全

無戒懲上曰朕戒怙終初犯固可恕也　又曰永樂四年侍臣有言強盜刼人多減死戍邊恐法寬無以示懲上曰朕憐其初非得已又冀其終能改過　又曰明憲宗夙興視朝但遇雨雪輒放常參官而不廢引奏隆寒盛暑或減奏事以恤衛士侍立之勞

寬惠三

增臨下以簡御眾以寬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皇帝哀矜庶獄之不辜　柔遠能邇惠康小民　原惠鮮

鰥寡　子惠困窮　代虐以寬　寬而有制書並　損上

益下民悅无疆　易簡之善易　菀彼柔桑毛詩　寬以

愛人　寬以濟衆　撫民以寬　文王惠和　布惠于

民王命于專周禮　施德惠　施惠振窮淮南子　恢弘博

施　德施周普　施祿及下　恩無不逮　以恩悅人

澤　澤潤生民　澤及天下莊子　四海渥澤辛伯　德澤洋

溢東觀　澤如時雨　元澤滂流　惠澤播于黎苗　潤

八紘劉公幹　增　垂溫文選褚淵碑曰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戒　惠浸萌

生顏延年讌曲水詩 昆蚑感惠張協七命 去繁蠲苛四子講德論

豐施顏延年曲水詩仰閣豐施 飛仁風以樹惠曹植魏德論 播醇澤

以釀味魏邯鄲淳受命述 御衆寬簡唐高祖 録功棄過唐太宗

細故可畧明成祖詳寛惠二

納諫一

增書胤征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

工執藝事以諫 書伊訓曰從諫弗咈先民時若 書

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

諸非道　書說命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又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書無逸周公曰嗚乎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

詩大雅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又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于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孝經諫諍章曰昔者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　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

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收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　左傳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

心　國語召公言于周厲王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進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國語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于朝朝夕以交儆我聞一二之言必

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警也　國語范文子曰興王賞諫臣逸王罸之　韓非子曰英武之君其諫也不難于用而難于言寛仁之主其諫也不難于言而難于用　申屠剛曰明主之資猶屈巳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聖人不以獨見為明而以萬物為心　陸贄曰古語有

之順旨者愛所繇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為國捐身成君者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説哉是以哲后興王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許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于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垂戒慎之鞀立司過之士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晉文聽輿人之誦而伯業興虞帝設

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學之高躅也　又曰大雅有詢及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議是則聖賢為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遠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于人者不必是同于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惟善之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于所信阻于所疑忽于所輕溺于所欲信既偏則聽言

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言欲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于是虧天下之理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于近務大者必辨于微將求博采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　又曰夫君人者以衆智為智以衆心為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盡其理孜孜訪納惟善是求豈徒從諫不咈已哉乃至求謗言

聽輿誦芻荛不以下體而不采故英華靡遺芻荛不以賤品而不詢故幽遠必達言切而理愜者必賞遺以盡其情識寡而詞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　李絳曰夫人臣進言于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止十二耳何哉干不測之禍致身不利耳顧開納奬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　范仲淹曰聖人之至明也臨

萬幾之事而不敢獨斷聖人之至聰也納羣臣之言而不敢偏聽　司馬光曰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力以獻替則庶政脩治邦家乂安臣以為今日所宜先者莫如日下詔書凡朝廷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盡情極言陛下于其精當者即施行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舍其所短其狂鄙愚陋無可采取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雖身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舉錯施為惟其所欲乃治安之原太

平之基也　又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影也表動則影隨矣　蔡襄曰臣切思任諫非難惟用諫之難蒙獎拔之知必能箴闕失獻明謨擿回邪擊權倖思所以報效也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　歐陽修曰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横、

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有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為聽言之難也　秦觀曰人主之于諫諍之臣非獨聽其言之難也取其大節略其小過是為難矣夫骨鯁自信以身許國不為利害之所撓屈者謂大節也材智之不周思慮之不密學術之不至聽聞之不

審所謂小過也必有大節而無小過者然後得為諫諍之臣則窮年沒世不可得其人矣如或不然則與其無一時之小過孰若有終身之大節哉　明太祖曰真知賢者能興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于忠已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是以于已難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為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自來

納諫二

增書舜典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書益

稷篇曰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又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中庸子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　書説命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曰啟乃心沃朕心　原漢書叔孫通傳云惠帝為東朝長樂宫及間往數蹕煩民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　增漢文帝紀曰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

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　通鑑曰漢成帝時朱雲上疏請上方劒斬佞臣一人頭因指張禹上大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檻檻折大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于地下足矣上意解後請脩檻上曰留之以旌直臣　漢書曰光武時車駕西征郭憲諫不從憲乃引刀斷車鞅光武怒及潁川兵起回駕帝曰恨不用郭憲之言　魏書曰高宗時高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羣臣

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帝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　原晉中興書曰元帝及遷鎮建業以顧榮為軍司馬禮接名豪設官分職隱恤士庶百姓歸心初性好酒王導深以為誡乃命左右進觴飲引覆之自是不復飲也　增唐書曰高祖即位孫伏伽詣闕以三事上諫上省表大悦下詔褒稱擢為治中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須示遠近　又曰高祖時有犯法不至死者上特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之法王者所與天

下共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大業柰何
棄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詔上從之　通鑑曰唐高祖時
上以蘇世長為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上
曰今日畋樂乎對曰陛下游獵薄廢萬機未足為樂上
變色既而笑曰狂態復發耶對曰于臣則狂于陛下則
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上曰此殿煬帝之所為耶
上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所為而謂之
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非興

王之所為故也若陛下為之則非宜昔臣侍陛下于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為足今因隋之宫室亦已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上深然之　又曰唐太宗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帝善之　又曰唐太宗貞觀元年令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有失輒諫　又曰太宗神采英毅羣臣進諫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

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自全公輩宜用爲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又曰唐太宗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劉洎諫曰凝旒以聽其言虚襟以納其說猶羣下未敢對數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詞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衆庶何階仰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頤爲社稷自愛上飛白答之曰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兹道神形心氣非此爲勞今

聞讜言虛懷以改　又曰唐開元時上或小有過差輒問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于舊何不逐之上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　冊府元龜曰明皇東巡宋璟為留守臨發謂璟曰卿國之元老為朕股肱耳目今將巡雒為别歷時所有嘉猷宜相告也璟因極言得失特賜綵帛仍降手制曰所進之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戒終身　通鑑曰元英宗謂拜珠曰今亦有如魏徵之敢

諫者乎對曰槃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　名山藏曰永樂元年詔百工技藝凡利國益民之事皆許陳奏　名山藏史臣贊孝宗曰臣下逆耳苦口之言紛然雜進而含容茹納未嘗輕有罰譴

納諫三

原懸賞　省刑齊威王出令曰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者受中賞謗議于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于是齊大治　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履賤踊貴之言也　三諫　五闕

晏子嘗一日三諫景公及卒公泣曰昔晏子一日三責我今孰責寡人乎齊王同輔政驕矜多過鄭方諫曰大王有五失同曰孫不能以致五闕若無子則終不聞孫之過 虛受 能改易曰君子以虛受人論語曰能無從乎改之為貴 開予 虛己禮曰爾心或開予虛己問政 下車 止輦史記趙肅侯下車謝諫下漢文帝事見納諫二 拜昌言 容直辭書禹拜昌言漢成帝賛容受直辭 求諸道 稽于衆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書曰稽于衆舍己從人 立諫鼓 建善旌 非用一言 泣恩三責晏子曰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下詳三諫下 堯設誹謗之木 舜懸招諫之鼓 詢兹黃髮 詢于芻蕘 增振鐸 設

尊禹曰教寡人以事者振鐸　晉書曰設獸尊于道尊蓋上施白獸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尊飲酒按禮白獸尊乃杜舉之遺誡也

轉圜　葺檻人君聽言如轉圜　下漢成帝事詳納諫二

引裾　斷鞅晉書曰文帝欲徙冀州辛毗諫帝不荅起入毗隨引其裾帝曰侍中碎我衣矣　下漢光武時郭憲事詳納諫二

寤寐嘉猷　延佇告實文選王融策問

幸得善言　因思至意山堂肆考曰梁君獵見白雁羣欲射之道有行人雁羣駭因怒欲射行者公孫龍諫止之王曰人獵得禽獸吾獵得善言也又曰唐高祖每與杜正倫虞世南等論事稱旨帝曰我聞神龍可擾而馴然領下有逆鱗攖者死人君亦有之卿等犯吾鱗裨闕失朕豈慮危亡哉因思卿至意故舉酒以相樂耳

罷黜方士　宥釋俘囚漢武帝從田千秋之言　唐肅宗從李勉

之言

名還玄齡　悔責彥博

通鑑曰房玄齡以微過譴歸褚遂良言于太宗曰翼贊聖功冒死決策選賢立政玄齡為最奈何以小過棄勛舊帝即名還之　唐太宗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帝責之溫彥博曰孝孫雅士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責之臣竊以為不可帝怒曰朕寘卿于腹心而為孝孫遊說耶彥博曰臣言豈私曲耶此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帝默然而罷明日曰納諫誠難朕責溫彥博今則悔之

比諸韋弦　列為屏幛

通鑑唐太宗賜手詔褒美魏徵曰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置之几案以比韋弦　唐太宗時魏徵上十漸疏上深加獎嘆列為屏幛

蕭鈞真諫議　李絳真忠臣

通鑑唐高祖時盧文操盜左藏物上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曰法不至死上乃免之顧侍臣曰此真諫議也　唐憲宗時李絳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

下置臣于腹心耳目之地若臣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 批逆鱗 逼猛虎上唐高祖語詳前因思至意注下蘇洵諫論詳納諫五

納諫四

增尚賴匡救之德 繩愆糾謬 原從諫則聖 從諫弗咈俱尚書 從諫若流荀悅漢紀 聞諫若甘味唐子云聖人聞諫若甘味愚者聞諫若荼食 聽覩自防毛詩 好謀能聽漢書高紀 訪問善人左傳 以虛受人易 予違汝弼書 飢渴直言

堯有衢室之問　總街之庭　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詳帝治篇　教寡人以事者振鐸鬻子注云鐸金鈴木舌也所以事務有可行為所欲言者以振鐸也　教寡人以義者擊鐘又云鐘金聲也以合於義故教義者擊鐘也　教語寡人以憂者擊磬又云憂者悲殺磬殺消爍而近于悲故憂而擊磬也　教寡人以道者擊鼓又云鼓以動物故動合于道也　令趣銷印漢張良傳　揖酈生之說納子房之策班彪王命論　急壞複道漢叔孫通傳詳納諫　徹書屏風後漢書　罷觴不飲晉元帝詳納諫二　增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合而聽之則聖管子曰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

聖

粘之屋壁通鑑唐太宗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覽

魏徵嫵媚通鑑唐太宗曰魏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徵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耶上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嫵媚

霽威通鑑曰魏徵每犯顏苦諫或有時逢上怒徵神色不移上為之霽威

辭色愈溫通鑑唐太宗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名對失次何也徵曰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假之辭色豈敢盡其辭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

念闕龍逢之死通鑑唐太宗謂侍臣曰昔闕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宜常為朕思煬帝之亡朕為公輩念闕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寶此三鑑通鑑魏徵卒太宗謂侍臣曰人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

興替以人為鑑可知得失令魏徵歿朕亡一鑑矣

焚香盥手讀諫疏 通鑑唐宣宗樂聞規諫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讀之

冀聞讜論 金世宗謂宰相曰朕曉夜孜孜冀聞讜論

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　好直則德廣好諛則過增 並明成祖語

原賞諫梅福請賞 漢梅福上書諫成帝曰天下之士民有上書諫可采取者秩升斗之祿賜以束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謨日聞于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覩矣

魏公勸諫 魏太祖破烏桓還問前諫不令行者衆皆懼公皆厚賞之曰孤乘危僥倖雖勝天佐也不可為常諸君前諫萬安之計故相賞後勿難言也

臣苟直諫君宜賞恩　不匡其上尚或有刑　能盡其忠豈宜無

賞　臣道貴忠　國章勸賞　增賜絲通鑑唐太宗發卒脩洛陽宮以備巡幸因給事中張元素諫即為罷役仍賜元素絲二百匹

賜蘭陵公主園通鑑魏徵對唐太宗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

賜黃金廄馬通鑑唐太宗時魏徵上十漸疏上賜黃金十斤廄馬十匹

賜金紫通鑑宋太宗脩正殿頗施綵繪謝泌為右正言因對陳其事即日命代以赭堊賜泌金紫拜官左司諫

賜金織幣帛通鑑元英宗元年帝欲以元夕張燈結綵樓于宮中設宴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進諫帝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命罷之賜養浩金織幣帛

原拒諫及霤隨會諫晉靈公公愎諫三進及霤而後視之曰吾知過矣

大臣怨周公

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注曰以用也君子去顧子曰不諫則危君諫則危身故君子上不敢危君下不敢危身三諫不從則去矣不聽則逃禮曰為人臣三諫不聽則逃之諫者有刑莫敖致敗誦言如醉詩經註曰閭典謨之言則若醉言不好也禮許逃亡如或患難匡救禮許逃亡不可則止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不可則去禮事君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諫輒招危言以取罪逆忠直比頑童忠讜杜口諫諍絕路不從逆耳之言以致噬臍之患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違宮之奇之言虞不臘矣拒伍子胥之諫吳為沼

乎　秦違蹇叔之言而師敗　陳愎洩冶之諫而國亡

洩冶死之魯史書罪　微子去矣宣父稱仁　增剖心 書經剖賢人之心　焚皇圖 冊府元龜曰闕龍逄諫桀桀以為妖言焚皇圖而殺龍

殺此田舍翁 通鑑唐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

積忤生憎 通鑑唐開元時楊相如疏曰忠正者多忤意邪佞者多順旨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疎之所由分也

防口　逆耳　輕已　賣直 通鑑贊曰唐德宗疑蕭復之輕已姜公輔為賣直

立仗馬 通鑑唐天寶時李林甫為相欲蔽人主視聽謂諫官曰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

納諫五

增詔漢文帝詔曰古之治天下朝廷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繇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又因日食求言曰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惟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

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
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十五年又詔曰昔者
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内舟車所至人迹所
及靡不閒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
善勠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高皇
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并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
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

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者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于國家之大體通于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萬民之休利著于篇朕親覽焉

曾肇元符求言詔曰朕以眇身始承天序任大責重罔知攸濟永惟四海之遠萬幾之煩豈予一人所能徧察必賴百辟卿士下及庶民敷奏以言輔予不逮矧太史前告天將動威日有食之期在正月變異甚鉅殆不虛生夙夜以思未燭厥理將以彌綸初政消弭天災非藥石之規孰開朕聽況令周行之內人有所懷芻蕘之中言亦可采凡朕躬之闕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臧風俗之媺惡朝廷之德澤有不下究閭閻之疾苦有

不上聞咸聽直言毋有忌諱朕方開讜正之路消壅蔽之風其于骾論嘉謀唯恐不聞聞而行之唯恐不及其言可用朕則有賞言而失中朕不加罪朕言惟信非事虛文尚悉乃心毋悼後害應中外臣僚以至民庶各許實封言事在京于合屬處投進在外許于所在州軍附遞以聞布告遐邇咸知朕意
增論宋蘇洵諫論曰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

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耎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

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

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千金以刑為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

增賦唐王起諫鼓賦曰先王懼五諫之或替恐四聰之有蔽爰立鼓于朝得為邦之制臣之擊也將宣補袞之誠君之聽焉是叶從繩之契所以臨下國所以承上帝豈鼕鼕于金奏之間坎坎于宮懸之際亦既戒止居然可分契無私之路彰不諱之君猛虡趪趪以特立直言

謇謇而必聞偕如明明哲后輔以賢佐懼德化之失慮政刑之隳必佇斯音用補其過乃有誾誾之闕諤諤如林或匪躬自致或造膝來箴叫帝閽而九重猶遠獻工藝而一人且深于是伐兹鼉鼓殷爾雷聲作援枹雖假下臣之手聞鞋纊終沃大君之心豈表識于作礪將恩

度于如金　檦道倫進善旌賦曰帝堯有君人之大德恢理國之令圖將啟納善之懷于四方之士乃立進善之旌于五達之衢所以訪政化之本招賢俊之徒告善

員來故進而無妄聞善必納信言而有孚類諫鼓所陳
同謗木之設彼思聞過而遷善此俾明善而就列善既
陳而一人有慶旌既立而萬姓咸悅寧同旟旐之翩翩
奚貴干旄之孑孑九達之上大逵之中直影而晴分瑞
日孤懸而晝引祥風置之則上德下布就之則下情上
通既至者固當授之以祿將來者不假招之以弓此自
陶唐氏制乃有常張而不弛嶷然而孤標獨立迥爾而
中立無制示華夏則綏之斯來化要荒而罔不率俾厥

旌既陳盛德日新使樂善之儔得因旌以進知建旌之意固惟善是親可以光被區宇統和天人比垂衣于百代異舜干于七旬繇是廣達四聰必徵片善咸望雲而就日若風行而草偃求其善理知百寮之師師采其善言得王臣之謇謇　楊湎禹拜昌言賦曰大禹君臨勤求意深苟一言之入耳必載拜以明心所以旨酒盈前莫縱彈絲之響美詞將貢俄聞撼玉之音豈不以詢彼芻蕘防乎驕逸既可大而可久亦無固而無必嘉謀乍

聽當業業以折腰直語纔聆復虔虔而屈膝蓋以廣乎所見求其所聞欲使善惡之源自别賢愚之路斯分况乎傳舜之規受堯之命得不固社稷根本察風俗利病是以臣不諫君兮非曰忠君不能納諫兮非曰聖執至理以垂教采昌言而化人苟有言可佐王道正人倫陶也不得不進禹也不得不遵所以聞妙略以開容拖冕旒而拂地覽宏模而致敬低珩珮以鏘身懼溝洫之未通憂禮樂為將壞以正直為龜鏡以忠讜為規戒是以

藴吕言兮不可不陳聞吕言兮不得不拜遂使共守丕業上光帝基若魚水相逢之日同雲龍會合之時符郊時以陳儀固難比矣望行宫而設禮曷可方之

御製一

增易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詩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揚子雲曰聖人之言炳若丹青又曰聖人矢口而成言　漢儒林傳曰詔書律令下者文章爾雅訓詞深厚

宋吕祖謙曰聖人之文與天地並綜以元氣之機軸

斲以陰陽之斧斤濯以江漢之波瀾挾以雲漢之黼黻日月雷霆嵩衡岱華郊墟毓管來往筆端　洪邁曰古今作者多矣惟廣大高明開闔造化然後足以為帝王之文章帝王之文章準矣惟經緯天地鼓動萬物然後足以盡聖人之能事

御製二

增易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夏侯玄辨樂論曰伏羲氏因時興利教民佃漁天下歸之作網罟之歌　又曰神農氏教民食穀作豐年之詠　史記正義曰黃帝道書十卷　後漢志曰天文星官之書自黃帝始　尚書大傳曰舜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國語曰衛彪傒曰武王克殷而作詩以為飫歌命之曰支以遺後人使永監焉　大戴禮武王銘十七章　穆天子傳曰南游于黃臺之丘獵于銒山天寒雨雪有凍

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　漢高紀曰上破布軍還過

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酒酣上擊筑而自歌

大風歌也　隋志曰漢高祖手詔一卷　漢武紀曰五年冬

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自潯陽浮江親射蛟

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

玉海曰晉明帝集五卷簡文帝集五卷宋武帝集二十

卷文帝集十卷梁武帝集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唐太

宗集四十卷高宗集八十卷中宗集四十卷睿宗集十

卷 中興書目曰明皇詩一卷凡五十七首 唐紀曰貞觀二年著金鏡述以示侍臣 冊府元龜曰貞觀十一年幸積翠池宴羣臣酒酣上曰公等各賦一事太宗賦尚書魏徵賦西漢 中興書目曰帝範二卷太宗撰舊紀曰開元八年幸薛王業第置酒宴樂帝賦詩有棠棣鶺原之句 李光弼傳曰拜河南副元帥鎮泗州帝賦詩以餞 金石錄曰明皇注孝經四卷道德經二卷 山堂肆考曰唐高宗因許敬宗作朕肱論 德宗

作君臣論賜杜希全　王海曰宋太宗御撰文字總十八部合二百十四卷真宗新編御集百二十卷仁宗御製一百卷神宗御製凡九百二十五篇為九十卷内四十卷皆賜中書密院及邊臣手札高宗御集一百卷

實錄曰宋天禧三年上以青宮紀要事有未備乃博采羣書為承華要略二十卷　雍熙五年三月召近臣賞花宴後苑上臨池釣魚命羣臣賦詩應制者三十九人上亦賦詩

山堂肆考曰宋太祖視學詔塑先聖先賢

像自為贊書于孔顔座端　太宗作慰邊詩賜近臣又作詩賜趙普　真宗著祥瑞勤政二論春秋要言又作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又作寛財論　仁宗出欹器陳于邇英殿諭丁度等曰朕欲以中正臨天下當與列辟共守正道因作欹器論　慶歷四年御邇英殿出危竿論二篇以述居高謹危之意　神宗嗣位之初司馬光首進資治通鑑既為之名又為之序　高宗製中堂詩賜張浚又製文宣王及七十二子贊金丝之詠損齋記聖政

序其記損齋也以清心寡慾省徭薄賦為主　孝宗著
用人論　理宗作十三聖賢論訓庶恤刑二詔及中庸
大學二贊　元詩選文宗自集慶路入正大統途中有
作　明紀曰太祖御製文集五卷有醉學士歌閱江樓
記皇陵碑登極詔皆其卓然者也　仁宗御製集二卷
宣宗天縱神敏遜志經史長篇短歌援筆立就　嘗
作祖德詩九章　作招隱歌其敕曰使幽遠之賢皆知
朕志庶幾幡然有奮起者卿等為國重臣特示觀之

作喜雪歌其敕曰臘後五日之夜大雪迨旦而霽蓋豐年之祥也因作喜雪之歌　作猗蘭操序曰昔孔子自衛反魯隱居谷中見蘭之茂與衆草為伍自傷不逢時而託為此操予慮在野之賢有未出者故擬作焉　又作捕蝗詩憫農詩減租詩以賜羣臣　又作書媿詩以賜戶部尚書夏原吉

御製三

增丹書　翠琰　黄帝作丹書其詞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宋

晏殊序東封聖製頌曰龍鸞麗藻封勒于寶文黼黻作繪彰施于翠琰

棡鼓　叢雲　歸藏啓筮曰黃帝征蚩尤于涿鹿作棡鼓之曲棡鼓者軍中警備也　古今樂錄曰舜之時八風循道卿雲叢叢

秋風　晨露　漢武秋風詞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徐景安樂書曰晨露湯之歌也

神人暢　孝慈錄　古今樂錄堯郊祭天地神座上有響誨堯曰水方至為害命子救之堯乃作神人暢其詞曰清廟穆兮承予宗百僚肅兮于寢堂醊禱進福求年豐有響在坐教予為害在元中欽哉昊天德不隆承命任禹寫中宮謝希逸曰神人暢堯所作　明紀太祖以父母之服通制為三年著孝慈錄

襄陵操　猗子歌　古逸詩禹治洪水上會稽作襄陵操

曰洪水滔天下民愁悲上帝愈咨三過吾門不入漢溝洫志武帝既封禪乃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悼其功之不成作歌詩二章詳水部

黃歌斷竹 古逸詩劉勰云黃歌斷竹質之至也註黃謂黃帝其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宍古肉字又吳越春秋越王問陳音曰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聞弩生于弓弓生于彈彈起于古之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而作斷竹歌其詞云云

嚳詠大唐 樂書曰大唐帝嚳之歌也文心雕龍又云尧有大唐之詠

八伯咸進 尚書大傳曰帝歌卿雲八伯咸進

三傑並登 唐宋璟傳開元十七年以璟為右丞相與左丞相張說太子少傅源乾曜同日拜詔太常設饌宴百官于東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

始作八卦 手揮五絃 上詳二 古今樂錄舜揮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

尭戒一卷 武造二

篇隋志堯戒舜禹一卷　漢志上所自造賦二篇註武帝

成周儀鳳　祥符觀龍

古今樂錄成王時鳳皇翔舞于庭王乃作神鳳操　宋紀祥符三年于茅山獲龍長二寸腹如玳瑁手中俯仰無懼帝作觀龍歌送還茅山池中

風起雲飛　金塡石刻

漢高大風歌詳五　玉海云唐貞元七年帝幸章敬寺賦詩京尹薛珏請刻于石而塡以金從之

禹記岣嶁　武銘刀劍

徐靈期衡山記曰夏后導水通瀆刻石書于山之高　史記曰武王為誡于席之四隅戶牖刀劍皆銘焉

紫庭黃竹　朱雁白麟

神鳳操曰鳳皇翔兮于紫庭　穆王作黃竹詩並詳五　武紀元狩元年祠五時獲白麟作白麟歌太始三年作朱雁歌

丹函翠蘊　綈褰緗囊

晏殊謝觀太宗御製表曰丹函翠蘊觀先聖之寶書　同上綈褰緗囊集九州之秘

籍

首倡柏梁 持示韋綬 漢武作柏梁臺詔羣臣作七言詩乃得上坐帝首倡

曰日月星辰和四時 玉海曰唐玄宗九日為黄菊歌顧左右曰安可不示韋綬即遣使馳往 給筆

屬和 題笏以賜 唐紀貞元四年宴百官于麟德殿帝製序及詩以賜于是給御筆仍命屬

和 唐紀王起傅加起皇太子侍讀文宗題詩于太子笏以賜 輦中攬筆 雪裏揮

毫 實錄曰貞觀十九年御步輦而行帝攬筆于輦中為

詩 宋紀雍熙元年上御乾元門樓觀燈夜漏初上

密雪忽降上謂宰相曰可各賦瑞雪滿皇州詩以為娛樂 問釣魚人 餞秉鈞者

宋紀云呂端參知政事真宗召至便殿語必移時時呂蒙正為相會宴後苑上作釣魚詩欲餌金鈎深未達磻谿須問釣魚人上意已屬端數日蒙正罷而端相矣

唐紀云宣宗好儒術大中九年崔鉉由左僕射為淮南

節度帝餞太液亭賜詩曰七載東鈞調四序儒者榮之

三侯作歌　萬歲為樂

史記云高祖過沛有三侯之章索隱云侯語詞詩侯其禕而是也沛歌有三兮故曰三侯　拾遺記曰漢昭帝穿淋池引太液之水種植芰荷香徹數十里乃作歌曰萬歲為樂豈云多

賦綜歷代　詩括累朝

隋志云歷代賦十卷梁武帝撰　宋史曰祥符御製有讀十一經十九史詩其讀十一經也起七年六月庚辰成于八年閏六月癸巳其讀十九史也起八年七月辛未成于天禧元年二月辛未

自儆五箴　聞喜一軸

宋史曰祥符中邊陲無事然未嘗敢自逸每為文以自儆置座右朝夕觀之因出貴廩食吟軫田夫吟念農歌自戒箴守官箴以示王旦等　宋紀曰嘉祐六年賜新進士聞喜宴于瓊林苑遺中使賜御詩一軸

行宮題壁　磨崖勒碑

宋紀曰咸平三年大破契

丹于莫州作喜聞捷奏詩二首題行宫之壁 唐紀曰玄宗東封泰山于太平頂唐崔勒石御製御書

牡丹千葉 槐栢連理 宋紀曰景德四年宴近臣于後苑帝作千葉牡丹詩 又曰祥符六年令從臣觀苑中連理槐屏風及連理栢上作連理槐栢詩三首以賜

賜四歳正字

命百官餞送 又云祥符八年作七言詩賜童子蔡伯俤伯俤四歳誦詩百餘篇上召入禁中命為正字 唐天寶閒賀知章乞休命百官餞送上親製詩序

桂宫蘭殿頌美鶺鴒

金鏡珠囊詩成花蕚 玉海曰唐玄宗時有鶺鴒數十集麟德殿廷木帝作頌曰我所息宴桂宫蘭殿九月辛酉雍渠伊兒飛鳴行揺在原之趣急難有情遥之不懼 唐紀曰開元十八年上御花蕚樓以千秋節百官獻賀賜四品以上金鏡珠囊上賦詩八韵

勸學製文 原道著

辨 宋真宗作 孝宗作

御製四

增思親操 古逸詩舜耕歷山思親而作其詞曰陟彼歷山兮崔嵬有鳥翔兮高飛思父母兮力耕日與月兮往如馳父母遠兮吾將安歸

藻思粹發 仁宗御製序曰藻思粹發窮聖作也

朝元慶雲 唐紀曰天寳十載朝元閣有慶雲見上賦詩羣臣畢和

珍重老臣 宋扈蒙傳曰蒙侍宴後苑應制賦詩末云微臣自愧頭如雪亦聽鈞天侍玉皇上曰善乃和以賜之有珍重老臣之語

卿等同醉 宋紀曰雍熙三年祈雪于相國寺十二月朔大雨雪上御玉華殿宴宰相近臣謂此嘉瑞思與卿等同醉

賦詩寵行 宋紀曰景德中于龍圖閣之崇和殿餞侍出御製雪詩屬和

講學士邢昺赴曹州上即席賜二首以寵其行

手詔貢闈　宋紀曰祥符五年命學士鼂迥等知貢舉賜以手詔又賜詩曰盛時選士貢闈開鑒宇聞風獻藝來心以權衡求實效勿令蓬蓽有遺才

深合周官　羣書備考曰洪武大誥之作有取于周官之篇名而刑罰之用深合于周官之重典

一朝正韻　明紀云太祖以東冬清青之二韻合而為一字萃于遙旁音定于字母

程文狀元　明紀曰宣宗每試進士輙自撰程文曰我不當狀元及第耶

箴名敬一　明世宗箴曰匪敬弗聚匪一弗純勅石太學及翰林院名敬一亭

御製五

增詩虞帝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又卿

雲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南風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周成王神鳳操曰鳳皇翔兮于紫庭予何德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臻胥樂兮民以寧　穆王黄竹歌曰我徂黄竹字缺一員閟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宰皇我萬民旦夕勿忘　又答西王母白雲謡曰予治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女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漢高大風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

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又高祖為戚夫人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成橫絶四海橫絶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將安可施　漢武蒲梢天馬歌曰天馬徠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障外國涉飛沙兮四夷服　漢昭帝黄鵠歌曰黄鵠飛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蹌蹌金為衣兮菊為裳　唐太宗帝京篇曰秦川雄帝宅函谷壯皇居綺殿千尋起離宮百雉餘連甍遥接漢飛閣迥臨虛雲日隱層闕風煙

出綺疏　巖廊罷機務崇文聊駐輦玉匣啓龍圖金繩披鳳篆韋編斷方續縹帙舒還卷對此乃淹留欹案觀墳典　移步出詞林停輿欣武宴琱弓寫明月駿馬疑流電驚雁落虛弦啼猿悲急箭閱賞誠多美于茲乃忘倦　玄宗賜諸州刺史曰視人當如子愛人亦如傷講學試誦論阡陌勸耕桑虛譽不可飾清知不可忘求名迹易見安貞德自彰訟獄必以情教民貴有常恤惸且存老撫弱復綏強勉哉各祗命知予眷萬方　過大哥

宅魯衛情先重親賢愛轉多冕旒豐暇日乘景暫經過

戚里申高宴平臺奏雅歌復尋為善樂方驗保山河

經魯祭孔子而歎之曰夫子何為者栖栖一代中地猶

鄹氏邑宅即魯王宮歎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

楹奠當與夢時同　肅宗玉靈芝詩曰玉殿肅肅靈芝

煌煌重英發秀連葉分房宗廟之福垂其景光　元氣

產之明神合德紫微間采白蘚呈色載啟瑞圖庶符皇

極天心有眷王道惟直　幸生芳本當我扆旒挺此靈

質賁其皇歆神惟不愛道亦無求端拱思惟永荷天休

宋孝宗玉津園喜晴詩曰春郊柔綠徧桑麻小駐芳園攬物華應信吾心非暇逸頓回晴意絶咨嗟每思富庶將同樂敢務遊畋漫自誇不似華清當日事五家車騎爛如花　元文宗望九華詩曰昔年曾見九華圖為問江南有也無今日五溪橋上望畫師猶自欠工夫

明太祖鍾山詩曰熏風自南發森松鳴絃歌玄猿嘯白日丹鳳巢桐柯靈芝秀深谷祥雲盛嵯峨樹隙覲天碧

天青似綠荷野人逢問處樂道正娑娑　仁宗早朝詩曰澹月低鵷鷺祥雲繞建章金門森羽衛寶鼎靄名香日上東方曙風輕曉殿凉千官朝退後諮訪接賢良

宣宗減租詩曰官租頗繁重在昔蓋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貧下民耕作既勞勤輸納亦苦辛遂令衣食微曷以贍其身殷念惻予懷故迹安得循下詔減十三行之四方均先王親萬姓有若父子親茲惟重邦本豈曰矜斯人　世宗送元輔張羅山詩曰拂暑金風動衮裳滿

天商吹送新涼農家萬寶收成後十里遥聞禾黍香

增賦唐太宗臨層樓賦曰崇基廻構危檐間出暑結冬臺寒濃夏室壆雕軒之拱漢觀鏤檻之拏曰柱引柱而圓虛芬舒蓮而倒窗霞觀近兮紅逼煙樓遥兮翠窓念作者兮為勞媿居之而有逸

增箴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躓于山而躓于垤　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國君無

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戒之哉勿思勿行至無日矣

增銘商銘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為膏而祇離咎也　周武王盤銘曰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　楹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　杖銘曰惡乎危于忿疐惡乎失道于嗜慾惡乎相忘于富貴　帶銘曰

火滅脩容愼戒必恭恭則壽　户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摇摇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

增序唐太宗詩序曰萬幾之暇游息藝文觀列代之皇王考當時之行事軒昊舜禹信無間然矣予追蹤百王之末馳心千載之上觀文教于六經閱武功于七德臺榭取其避燥濕金石尚其諧神人皆節之以中和不係

之于淫放故溝洫可樂何必江海之濱麟閣可翫何必山陵之間　宋英宗序仁宗御製集曰泊然凝神不見所好惟躬閲實錄陳經邇英究鐘律之本元訓師兵之武畧披圖以監古銘物以自戒從事于清閒宴息之餘者不過如此永惟聖作銘之玉版藏之金匱以垂無窮

增諡唐太宗幸靈州詔曰朕曩命偏師遂擒頡利今弘廟畧已滅延陀雖則麾旟出征未踰郊甸前驅所轥緣掩塞垣契苾等委身内屬朕暫幸靈州親撫歸附弘慈

肆赦加以施生頒惠天隅耀武霆朔上變星昴歸于東
井之躔下掩蹛林驅入南山之圍

御筆一

增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
夬　揚子雲曰聖人肆筆而成書　法書要録梁武帝
曰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寛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擁
腫點掣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勢横畫疎則字形慢拘
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

笨鈍比比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　文房四譜唐太宗曰攻書之時當收視聽絶慮怡神心正氣和則契于玄妙　唐紀帝問栁公權用筆法曰心正則筆正　玉海宋太宗曰學書者當澄神靜慮貝在筆端方臻其妙

御筆二

增韋續字源云包犧氏獲景龍之瑞始作龍書炎帝神農氏因上黨嘉禾八穗乃作穗書用頒時令黄帝因卿

雲見作雲書堯因靈龜負圖作龜書少昊金天作鸞鳳書高陽氏製科斗書　墨藪曰夏后氏作鐘鼎書注曰神龜負文列于背禹第之成九類古今源流曰文王作鳥書　古文苑曰漢高祖手敕太子　玉海曰漢元帝善史書應劭注史籀大篆　後漢循吏傳曰光武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　玉海曰帝王法帖始于漢章帝晉武帝　漢章帝好杜度草書因名章草　宣和書譜曰晉武帝喜作字于草書尤工落筆雄

健捹英勇之氣毅然為一代祖　張懷瓘書斷曰梁武帝好草書狀貌亦古　又曰我唐高祖太宗睿宗翰墨之妙資以神功開草隸之規模變張王之今古盡善盡美無得而稱今天子神武聰明制同造化筆精墨妙思極天人或頌德銘勲垂耀金石或恩崇惠縟載錫侯王赫矣光華懸諸日月　姜夔續書譜曰摹書最易唐太宗云卧王濛于紙中坐徐偃于筆下可以嗤蕭子雲唯初學書者不得不摹亦以節度其手易于成就皆須是

古人名筆置之几案懸之座右朝夕諦觀思其運筆之理然後可以摹臨其次雙鉤蠟本須精意摹搨乃不失位置之美耳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　寶章待訪録曰梁之武元帝隋唐之文帝金題玉躞錦質繡章破紙斷麻取而華國法書要録曰唐太宗自為真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為一時之絶　通鑑貞觀十八年劉洎上書上飛

白答之曰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唐戴至德傳曰高宗為飛白書賜侍臣賜至德曰汎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元曰資啟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皆見意于詞云 通鑑曰書賜隱士田游巖宅牓其門 王氏書苑曰唐龍朔二年上自為書與遼東諸將謂許敬宗曰許圉師嘗自愛書可以朝堂開示圉師見而驚喜私謂朝官曰圉師見古蹟多矣魏晉以後惟稱二王然逸少多力而少妍子敬多妍而少力

今觀聖跡兼絶二王鳳翥鸞迴實古今書聖　九域志
曰亳州有道德經碑明皇書　李靖傳曰靖五代孫彦
芳太和中為鳳翔司錄叅軍家故藏太宗賜靖詔書數
函上之曰兵馬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制也一曰有常
視公疾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皆太宗手筆文
宗愛之不離手　宣和書譜曰唐代宗宵旰之暇留心
翰墨于行書益工　玉海曰唐順宗善隸書　宣和書
譜宣宗復以行書稱　周世宗神武之畧氤氳盤礴發

於筆端過人遠甚　書苑曰晉武帝元帝成帝康帝孝武帝宋武帝文帝孝武帝明帝齊高帝武帝梁武帝簡文帝孝元帝陳高帝文帝唐高祖太宗睿宗玄宗皆以書名　山堂肆考曰宋太祖命李符知京西轉運特書李符到處如朕親行八字賜之　玉海曰宋雍熙二年賜近臣御製五言詩草書扇各一又分賜草書李白廬山瀑布詩二十幅　淳化元年上親書紅綾扇賜宰相樞密使翰林學士尚書丞郎兩省給舍以上各一三年

賜近臣御飛白書各一軸初伏日又親書紅綾扇賜近臣 淳化二年蘇易簡上言願以上所賜詩刻石上為真草行三體書各一本命模勒刻石分賜近臣十二月祕書監三館學士皆上表稱賀上悅賜以上尊酒 宋米海岳曰本朝太宗挺生五代文物已盡之間天縱好古之性真造八法草入三昧行書無對飛白入神一時公卿以上之所好遂悉學鍾王 玉海曰淳化五年上選郭玘等四人為常參官仍給印紙令秩滿日自齎于

御前較其課最上自書一幅曰公務刑政恵愛臨民奉法除奸方可書為勞績又別書二十餘幅賜大理正尹玘等人一通皆京朝官之選也　實録曰淳化五年賜參政冦準飛白草書十八軸先是宰相吕蒙正等皆巳得賜準出使在外至是始及焉上因謂吕蒙正曰書札者六藝之一也固非帝王之事朕蓋聽政之暇聊以自娛耳　玉海曰宋太宗嘗草書紈扇作古詩賜諸將王昭遠等言多比諷又賜何承矩書前後凡五十餘幅又

面付手札寵之又嘗賜戴興以玉篇唐韻御飛白書三十卷　至道三年六月真宗詔以先帝御書墨跡賜天下名山勝境九月賜曲阜文宣王廟十一月詔所藏太宗御書委官吏檢校　景德四年三月登太清樓命内臣啓扃鑰觀太宗聖製御書上親執目録令黄門舉其書示之　祥符三年出太宗御札二十六卷示翰臣天聖五年四月賜進士王堯臣等聞喜宴于瓊林苑中人賜御書一軸自後遂以為常　又九月賜輔臣織成

御飛白字圖 寶元元年作舍人院閣上親篆其牓曰

崇徽閣 山堂肆考曰宋仁宗慶歷四年上于邇英閣

出御書三十軸凡三十五字 玉海曰慶歷中仁宗以

飛白端敏二字飛白筆一賜太子太傅王舉正 山堂

肆考曰宋仁宗皇祐二年張錫講書禁中上飛白書博

學二字賜之 玉海曰皇祐三年飛白書筆法二字賜

講讀官各一軸 皇祐以後每歲重五節必賜飛白書

扇 山堂肆考曰宋仁宗宸翰邁逸筆勢有法飛白書

尤精　宋仁宗時夏竦爲相臺諫交言其非改樞密使
上親書恭儉二字以賜　宋哲宗以御書唐人詩賜范
祖禹等各一首　玉海曰宣和四年幸祕書省上親出
建隆真蹟詩帖數幅於是羣臣始議藝祖書又出太宗
真宗仁宗翰墨至神考書孟子章句上曰此藩邸所作
也　高宗御製翰墨志曰余自魏晉以來至六朝筆法
無不臨摹或蕭散或枯瘦或遒勁而不回或秀異而特
立衆體俻于筆下意見猶存于取舍至若禊帖則測之

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横生莫造其原詳觀㸃畫以至成誦不少去懷也　山堂肆考曰建炎四年韓世忠兩鎮節鉞高宗手書郭子儀傳賜之　玉海云紹興五年右相張浚入見上親書周易否泰卦賜之　山堂肆考曰宋孝宗御書賜殿帥以下曰朕惟將帥之弊每在蔽功而忌能尊己而自任　又孝宗謂近臣曰朕無他嗜好或得暇惟讀書寫字為娱　又孝宗書明良慶㑹之閣六字賜史浩　寧宗嘉定十四年宸翰書車攻綦民南

山有臺及緇衣詩賜大臣　明紀曰宣宗英敏多才藝善詩文能書畫所賦綠竹引一枝花采茶歌諸篇皆御筆親書世傳為寶　神宗十齡踐阼即善書大書責難陳善四字分賜講官

御筆三

增奎鉤　雲篆孝經援神契曰奎主文章宋均注曰奎星屈曲相鉤似文章之畫　真誥曰三皇為龍鳳之章雲篆之跡　綠字　紫泥晉志禹受綠字　李白詩天書降紫泥　李堯文　禹碑書斷曰堯舜之世煥乎其有文章文章發揮書適畫矣　韓愈詩曰岣嶁山前神禹碑字

青石赤形模奇 始演八穗不忘四民 真誥曰三皇之世演八穗之文 山堂肆考曰宋仁宗飛白書四民安樂字題其旁曰化成殿醉書邵雍釋之曰帝雖在酒所尚不忘四民故自帝王以來獨以仁論之也 先賜一幅細書十行 玉海曰宋太宗嘗出飛白四幅廣袤數尺先以一幅賜宰臣呂端　十行詳上二 實由天縱自成文章 山堂肆考曰宋真宗出太宗御書法帖輔臣曰太宗耆學實由天縱屬思援翰必極精妙　玉海曰范成大跋御筆云叶氣絪緼蒸為雲漢輝光所麗自成文章 親灑仙毫手書寶劒 山堂肆考云唐憲宗親洒仙毫鸞鳳騫翔煙雲舒卷　玉海曰漢章帝賜韓稜寶劒自手書其名 磥硌新勢 顏師古聖德頌曰磥硌新勢奮發奇鋒 迴拔神鋒 玉海云宋胡宿代中書密院謝賜字表云

墨寶相輝神鋒迴拔

筆墨雄贍 氣相奇古 法書要錄云梁庾肩吾書品論曰魏帝筆墨雄贍 米芾寶章待訪錄曰晉武帝真跡在駙馬都尉李公炤第字有篆籀氣相奇古墨色如漆

蟬翼鴻翥 龍畫螺書 權德輿記曰太宗文皇帝飛白書十二句五十五字者貞觀十六年荅常侍劉洎之詔也縹緲鴻翥之勢輕濃蟬翼之狀子敬白而不飛子雲飛而不白猶合衆美㦲成絕藝書圖之逸品也下詳後崔融碑文

山林丘壑 鸞鳳蝶龍 高宗御製翰墨志曰五十年間未始一日舍筆墨故晚年得趣橫斜正直隨意所適尺餘大字肆筆皆成每不介意至或簡牘瘦硬山林丘壑之氣則酒後頗有佳趣 會要五月五日唐太宗為飛白書作鸞鳳蝶龍等字筆勢驚絕

石湖賜范 玉堂付蘇 山堂肆考曰淳熙八年上親御翰墨大書石湖二字以賜范成大

淳化二年上書飛白玉堂之署四字名蕤易簡付之以為玉堂盛事

索一大硯書三體詩山堂肆考曰孝宗淳熙十三年召宮僚宴樂上索一大硯命磨潘衡墨染眉覺竹絲筆揮誠齋二大字及贈侍讀楊檥祥六小字識以清賞堂印　三體詳上二

與古何異所得甚多山堂肆考宋太宗曰唐太宗以飛白賜羣臣劉洎登御床爭取今朕手書賜卿等與古何異　紹興五年

上曰朕無事惟靜坐觀書所得甚多時上所寫六經論孟之書皆畢因刻石于國子監仍頒墨本賜諸路州學又書無逸篇設于講殿之壁

乞賜新額報以手書山堂肆考曰宋太宗端拱元年秘閣成李至乞賜新額上乃飛白秘閣二字賜之　隗囂傳帝報以手書

忠勤見表

廉節是勵唐崔知悌傳曰知悌與戴至德郝處俊李敬元等高宗同賜飛白書贊而知悌敬元以忠

勤見表　山堂肆考曰紹興二十九年御書戒驕惰勵廉節六字詔于尚書省立石以墨本頒之於中外

蒙正不及　常侍先登　玉海云淳化五年上書四體書一幅草書尤絕妙蕤易簡頓首告上乞之呂蒙正亦欲得馬易簡前奏曰臣先請蒙正已不及矣上笑而賜之　法書要錄曰太宗操筆作飛白書羣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競取散騎常侍劉洎登牀引手然後得之太宗笑曰昔聞倢伃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擺脫舊學　追配昔人　宣和書譜曰唐明皇初見翰苑書體狃于世習銳意作章草八分遂擺脫舊學唐代宗筆法勁媚可以追配昔人

庶臻治道　以增美德　玉海曰宋建隆三年二月內出御札曰渴聽讜言庶臻治道令朝臣以次轉對　會要曰太宗為飛白書謂長孫無忌楊師道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翫相賀今以此賜庶勳清風以增美德

芒玉平雲

春林秋漢　唐張說謝御書大通師碑額狀云畫起平雲點躍芒王戈矛攢倚鸞鶴交飛　玉海云李嶠謝飛白書渺乎若游霧拂春林靄乎似輕雲上秋漢

製龍池曲　賜上尊酒　明皇雜錄曰拾遺蔡孚進龍池篇上為八分書賜岐王王因製龍池曲以其篇為樂章　上尊酒詳二

不減子敬　得受史陵　法書要錄曰王僧虔論書曰文帝書自謂不減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不及欣　唐李嗣真書品曰太宗與漢王元昌褚僕射遂良等書法皆受之于史陵

首出孤騫　回翔顧盼　玉海曰李嶠謝飛白書冠六文而首出卷八體而孤騫　元稹謝御札舞鳳迴翔于懷袖飛龍顧盼于縑緗

春雲出岫　榮光燭天　宋王元之謝御書表曰潤澤如春雲之出岫　榮光燭天詳下五歐陽修記

能騁逸氣　無

有棄日法書要録曰齊世祖書超筆力而有膽能驕逸氣玉海曰宋太宗出御草書示宋琪琪曰陛下躬親庶務固前代所未有又讀書染翰無有棄日

士稱三絕人賜一雙玉海云宋太宗筆法英異學無不成親製真定王趙普碑并御八分書篆額多士稱為三絕會要曰祥符二年內出太宗鏤文紅管供御筆十二管分賜王旦以下人一雙

有如夙習以此自娛玉海曰真宗初未嘗為飛白書一日見飛白筆遂取試之體勢遒勁有如夙習宋神宗遺內侍就輔臣第賜御書各一軸次日輔臣入謝上曰朕聽政之暇無所用心以此自娛耳

太宗下詔梁武評書太宗實録曰帝留心字學下詔求前賢墨跡玉海曰梁武帝評書從漢末至梁百三十四人

手追心慕神動天隨玉海曰宋高宗雲章奎畫昭回于天爰自龍飛之初頤喜

黄庭堅體格後又采米芾已而皆置不用頗意羲獻父子手追心慕曾不數年直與之齊驅並轡書苑曰范成大跋御筆云跳龍卧虎之勢漏屋畫沙之跡皆神動天隨汤穆無間

親識其末繼書其後實録曰慶歷六年知河中府錢晦入辭上問其家傳鐵券晦并三朝御書以進皆親識其末而還之玉海曰乾道七年帝出御書一通首以魏徵答唐太宗德仁功利之問而繼書其後曰朕即位十年功則未能有成至于安養黎元俾遂生業正今日急務也

規模大令吐納僧虔張懷瓘書斷曰宋文帝善隷書次及行草規模大令法書要録曰齊高帝墨翰吐納僧虔擠排子敬

自書孝經徧賜文賦山堂肆考曰淳化中李至請以上草書千字文勒石上曰此無可取孝經百行之本朕當自書勒于碑陰又曰宋理宗寶慶初書文賦以賜天下

不廢模倣

為時矜式宣和書譜曰唐太宗留心翰墨萬幾之餘不廢模倣　唐明皇在御以行書八分章草書為時矜式

甘露慶雲　蒼龍白鳳甘露慶雲詳五蘇軾頌　宋胡宿賜御書扇詩曰白鳳隨毫舉蒼龍應墨奇

勢若飛動　略無倦怠歸田錄曰皇祐二年明堂額御篆以金填字門牌亦御飛白神翰雄偉勢若飛動　山堂肆考曰高宗專意經術親書石經命儒臣紬繹其說雖祁寒隆暑畧無倦怠

鵰搏鶴唳　龍性牛刀法書要錄云宋文帝書如鵰擊水之鵰摶且並闊天之鶴唳又曰齊高帝書猶力𢪛牛刀水展龍性

草書藏祕閣　石本詁名山書苑曰太宗時有獻鍾繇急就章者字多踳駮上親草書一本藏祕閣　宋太宗常草書經史三十紙刻石模印詁名山藏之或賜丘園耆素好古博雅之士

臣僚無由觀

卿等未嘗見 太宗實錄曰雍熙二年嘗夜召書學葛湍問徐鉉草書何如湍曰鉉留心猶篆不聞草聖上曰鉉嘗見朕書否湍曰臣僚非詔賜無由得觀上喜于袖中出御書二紙曰一以賜汝一以賜鉉
玉海云祥符五年内出新編太宗皇帝御集及御書法帖凡十五部示輔臣王旦曰五代以來筆札無體鍾王之法幾絶太宗留意翰墨斷行片簡傳之于外則爭求之自是學者書體丕變聖教之至也上曰太宗所用筆亦與人間不同顧向敏中丁謂曰卿等未嘗見咸再拜陳乞翼日命賜之

御筆四

增搢笏以觀 宋范蜀公東齋記曰仁宗于天章閣下親作飛白書令群臣搢笏以觀

臣姓名 山堂肆考曰祥符中上飛白書向敏中張詠姓名付宰相曰此二臣姓名也朕將用之

鶴頭偃波 墨藪曰鶴頭偃波書詔版所用漢尺一之簡是也 鳳尾諾書 書苑曰齊高帝為鳳尾諾書 儒行中庸 山堂肆考曰宋高宗常書儒行中庸賜進士 天毫發彩 玉海張説謝示金字八分書曰天毫發彩 錙銖萬代 會要云劉洎上太宗書曰紆寶思于天文則長河韜映摛玉筆于仙札則流霞成采固已錙銖萬代冠冕百王 親書笏端 崔澄傳曰玄宗以謹密字親書笏端 家藏詔書 墨藪曰唐李靖家藏高祖太宗詔書 赤光上燭 玉海曰祥符五年九月國子監請建閣藏太宗御書從之明年五月閣有赤光上燭 袖有驪珠 蘇東坡集謝賜御書紫薇花詩有一紙驚鸞迴鳳字袖有驪珠三十四句 兼絕二王 詳二 翕煥為美 法書要錄曰宋文帝有子敬風骨翕煥為美 帝中第一 張懷

瓘書斷曰齊高帝嘗與王僧虔賭書書畢曰誰為第一對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謀矣

世南補戈　書苑曰太宗學書于虞世南每患戈脚不工偶書戩字名世南補寫其戈

購募備盡　虞世南書旨述曰太宗銳志翫書臨寫右軍真草書帖購募備盡

兼賜大小字　玉海曰天聖九年上作飛白大書以賜二府而小字賜諸學士獨孫奭與趙迴兼賜大小字

御筆五

增詩唐韓愈詩云岣嶁山尖神禹碑科斗拳身薤葉披鸞飄鳳泊拏龍螭　岑文本奉述飛白勢詩云六文開玉篆八體曜銀書飛毫列錦繡拂素起龍魚鳳舉崩雲

絶鸞鶩游霧跞别有臨池草思霑垂露餘　宋夏竦紫微閣御篆書詩曰右省層楹建西清寶字宣神明連藻畫法象出奎躔　明堂額御篆詩曰堯章燦雲漢羲畫露乾坤日字光芒動奎鉤氣象溫　明宣宗草書歌曰草書自昔何所授初變楷法為章奏當時作者最得名崔瑗杜度張伯英三人真蹟已罕見後來繼之有羲獻筆端變化妙入神逸態雄姿看勁健風鶩電掣浮雲飛蛟龍奮躍猛虎馳漢晉草法千載師張顛藏真亦絶奇

一代精藝才數輩遺墨千人萬人愛因知頻挫出腕力
亦用飛動生神采古來篆籀今已訛何況隸草訛愈多
吾書豈必論工緻誠懸有言當默識
增賦唐竇泉述書賦曰龍化東遷景文興嗣天然俊傑
毫翰英異元帝之用筆可觀世瑜之呈規仰似如發硎
及虎駭鷄貽懦夫喪精劒客得志成帝則生知草意頡
悟通諳光使畏魄青疑過藍勁力外爽古風內含若雲
開而乍覩晴日泉落而懸歸碧潭康帝則幼少閑慢迴

出凡境駟馬安車不尚馳騁真率孝武不規不矩氣有餘高體無所主若露滋蔓草風送驟雨宋武德輿法合古初見莟道和之啓未披有位之書觀其逸毫巨䴡載兆虎變高躅莫究其涯雄風于焉已扇猶金玉鑛璞包露貴賤皇矣文帝天知正隸舉巳達于縱横攀王媲于緊細向精專而習熟幾可與之輿替尚瞻擊水之鵬搏且並聞天之鶴唳齊高則文武英威時來運歸挺生絡伯墨妙翰飛觀乎吐納僧虔擠排子敬昂藏鬱拔勝草

負扆猶力犗牛刀水展龍性梁則高祖叔達恢弘厥躬
泯規矩合童蒙惟吾巨唐武功定文德脩高祖運龍介
陳睿謀自我雄其神貌邁梁代之徽猷太宗則備集王
書聖鑒旁啓質詎勝文貌能全體肩宗垂文規模尚古
飛五雲而在天運三光而窺户開元應乾神武聰明風
骨巨麗碑版崢嶸思如泉而吐鳳筆為海而吞鯨　蔡
邕筆賦曰畫乾坤之陰陽贊虙皇之洪勲叙五帝之休
德揚蕩蕩之明文紀三皇之功代兮表八百之肆覲傳

六經而綴百氏兮建皇極而序彛倫　晉成公綏隸書
體曰彤管電流雨下雹散點點星垂掣挫安案繽紛絡
繹華藻粲爛絪緼卓犖一何壯觀繁縟成文又何可翫
章周道之郁郁表唐虞之輝煥
增序宋王珪撰御製觀書序曰嘉祐七年十二月戊申
乘暇日延羣臣觀三聖神翰于龍圖天章閣翫心文明
藻思濬發遂賦觀書之詩又幸寳文閣親為飛白書使
左右縱觀驚鸞翥鳳與夫煙雲布濩之象莫不回薄于

筆下蓋天縱之能世莫得以曽闚也　法書譜系序曰藝祖承五季分裂之餘平一天下諸國實服文書禮樂復見全盛太宗文德化成淳化中盡取御府歴代名蹟刻之祕閣每大臣登進二府則賜之　丁度序通英聖問曰伏奉宣示御書十三軸仰觀聖旨皆陛下上念祖宗下思政治述安危成敗忠邪善惡之事

增表唐李嶠賀見御書表曰究黄軒鳥跡之巧殫紫府結空之勢偃波垂露㑹寶穗而成新半蜿全曦象天形

而得妙　宋王元之謝御書表曰絳綃半幅霞舒舞鵠之紋宸翰三行雲繞迴鸞之勢宮中刀尺翦雲霧于赤域筆下風雷走龍蛇于碧落堪笑二王非墨妙筆精之作如逢伯禹得金簡玉字之書　又張洎謝八分御書表曰仙毫揮灑體備剛柔犀利譬長劒之倚天壯觀類洪河之紀地潤澤如春雲之出岫明媚若曉漢之橫空

晏殊謝御書表曰乾文綺粲睿筆鸞迴文皇鳳字近媿乎流芳炎帝穗書遠慙于逸品宜登冊府永冠書林

增記宋歐陽修仁廟飛白書記曰夫石韞玉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于外也故山輝而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履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燭天必賜書之所在也

增碑唐崔融夏禹碑曰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旁分螺書徧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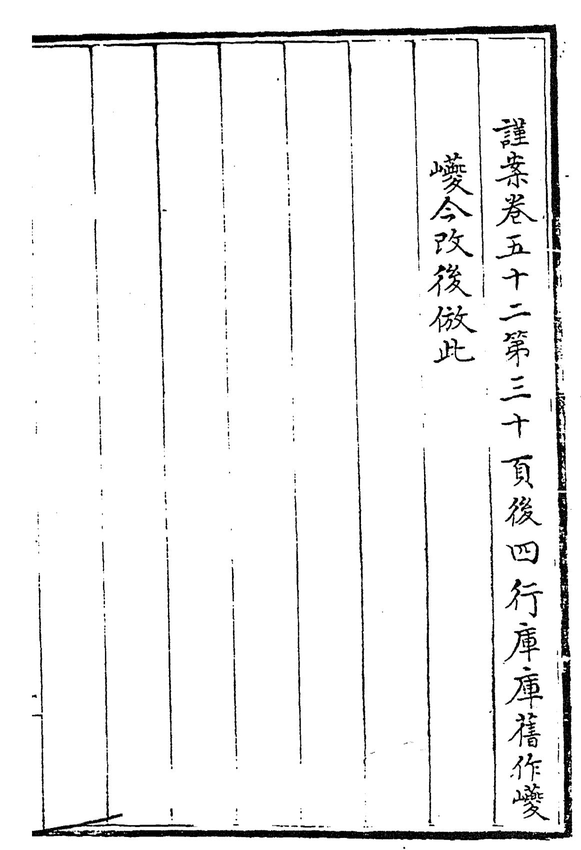
增銘宋孫覿為胡直孺作御書扇銘曰扇出尚方墨寶未乾天縱墨妙宛若龍鸞璧月煌煌光燭蔀屋子孫視

之稽古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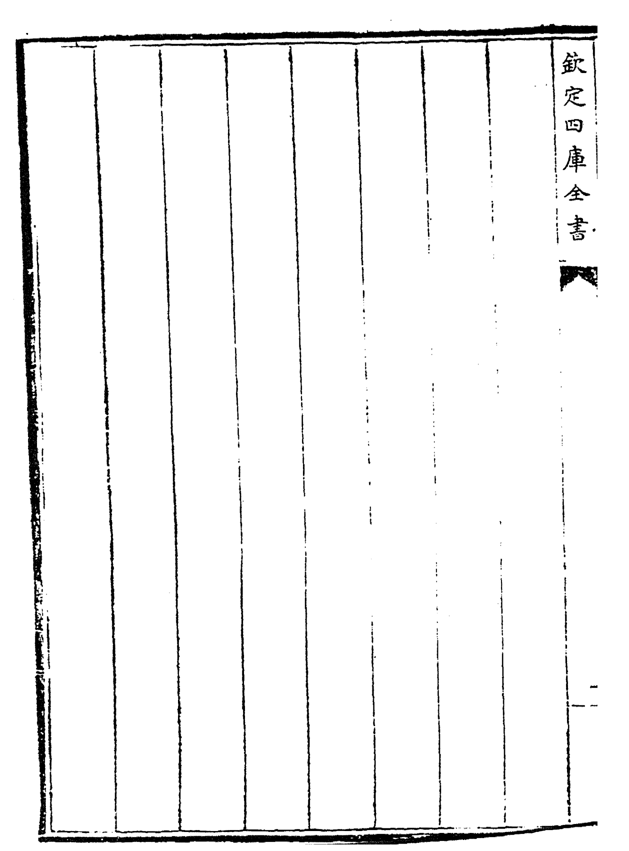
增跋宋范成大賜御書石湖二字跋曰天縱聖能游藝超絶典則高古如伏羲畫體勢奇逸如神禹碑

增頌宋蘇軾作英宗手書頌曰雲漢之章融爲甘露結爲慶雲融而不晞結而不散以壽冒其子孫

御定淵鑑類函卷五十二



謹案卷五十二第三十頁後四行庫庫舊作㠠
㠠今改後倣此



謹案第十八頁後六行詳覽羣言刋本言訛賢據後漢書改

第十九頁前二行今學者盖少刋本脱者字據後漢書增

第三十二頁前一行歲給二千萬足矣刋本萬訛石據册府元龜及後漢書馬后紀改又二行道家之所忌刋本道家訛家道據册府元龜改

第四十四頁前六行送隋蕭后於京師刋本送訛

迎據册府元龜改

第四十六頁後四行周禮二字係訛

第四十八頁前一行勿使失性刊本性訛信據左傳改

第五十九頁前七行聽覙自防句疑有誤

第六十七頁前一行告善員來按員字疑訛

第九十六頁後三行自我雄其神貌邁梁代之㣲猷刊本神貌訛貌神梁訛與並據賦彙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竺昌基